# 四書恒解

大學

槐軒全書

四川總督臣錫良跪

奏爲故紳學行可風懇

恩宣付史館立傳以勵儒修恭摺仰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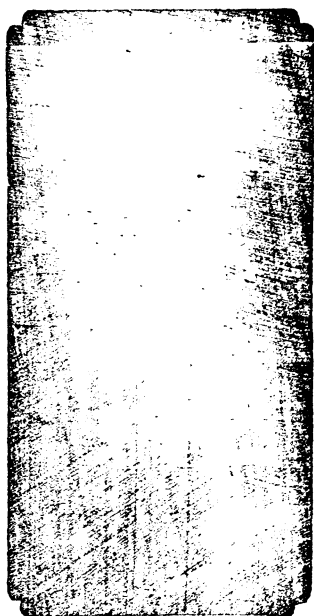
聖鑒事竊據四川在籍紳士翰林院編修伍肇齡胡峻庶吉士顏楷等呈稱已故國子監典簿劉沅四川雙流縣人生秉異姿幼承禮訓蜚聲黌序早

登拔萃之科振藻藝林旋列賢書之
薦道光六年選授湖北天門縣知縣
不願外任改國子監典簿廉退本於
性成孝行孚於鄉里裁成後進親炙
者數千人著作等身手訂者百餘卷
優游沐德純固葆眞僉懿行之宜彰
懼遺書之就失謹呈該故紳所著易

書詩三禮春秋恆解暨四書恆解孝
經直解古本大學質言史存等書共
十一部計一百四十三卷並開具事
實清摺呈請具
奏前來臣覆查該故紳劉沅至性純厚
內行篤誠編纂羣經歷耄年而不倦
楷模多士育英俊以成材允足標示

夫儒風宜荷
褒揚之令典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將已故國子監典簿劉沅遺書
事實
宣付史館立傳以勵潛修出自
鴻施逾格除將該故紳遺書事實清冊咨
送

國史館查核外理合恭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光緒三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奉
硃批着照所請該衙門知道欽此
中書科中書臣劉根文敬刊

儒林劉止唐先生八十八歲肖像

# 槐軒全書目錄　一百七十八卷　百零七册


四書恆解　十四卷　十册　清劉沅輯註　1-10

詩經恆解　六卷　六册　清劉沅輯註　11-16

書經恆解　六卷　六册　清劉沅輯註　17-22

周易經恆解　六卷　六册　清劉沅註釋　23-28

禮記恆解　四十九卷　十册　清劉沅輯註　29-38

春秋恆解　八卷　八册　清劉沅輯註　39-46

周官恆解　六卷　六册　清劉沅輯註　47-52

儀禮恆解　十六卷　六册　清劉沅輯註　53-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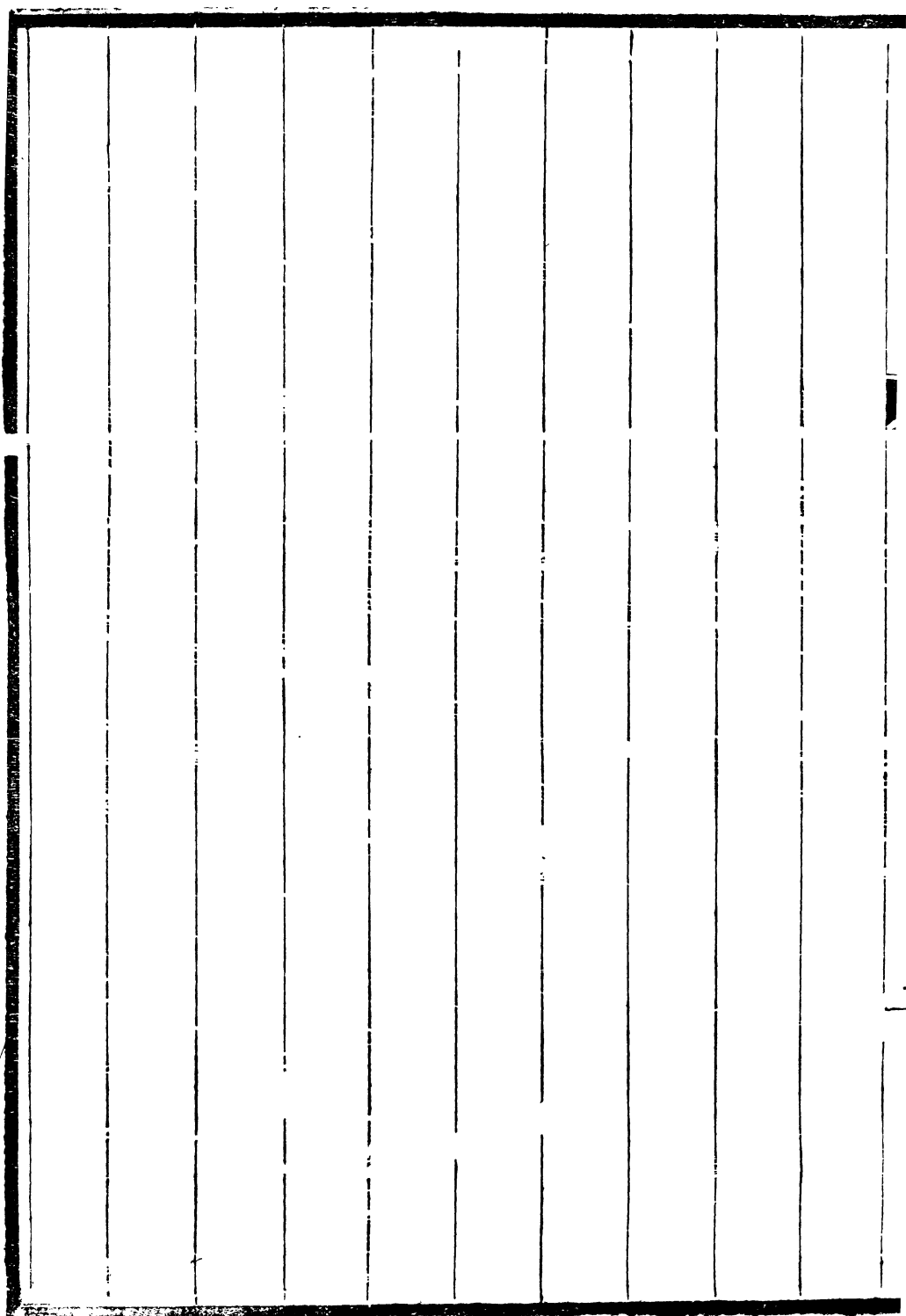
史存　三十卷　二十四册　清劉沅輯　59-82

| 書名 | 卷數 | 冊數 | 著者 | |
|---|---|---|---|---|
| 大學古本質言 | 一卷 | 一冊 | 清劉沅著 | 83 |
| 孝經直解 | 一卷 附辨論 | 一冊 | 清劉沅註釋 | 84 |
| 槐軒雜著 | 四卷 | 四冊 | 清劉沅撰 | 85-88 |
| 正譌 | 八卷 | 四冊 | 清劉沅撰 | 89-92 |
| 拾餘四種 | 四卷 | 二冊 | 清劉沅撰 | 93-94 |
| 槐軒約言 | 一卷 | 一冊 | 清劉沅撰 | 95 |
| 壙𥫗集 | 十卷 | 四冊 | 清劉沅撰 | 96-99 |
| 子問 | 二卷 | 二冊 | 清劉沅撰 | 100-101 |
| 又問 | 一卷 | 一冊 | 清劉沅撰 | 102 |
| 俗言 | 一卷 | 一冊 | 清劉沅撰 | 103 |

明良志畧　一卷　一册　清劉沅輯　104

尋常語　一卷　一册　清劉沅輯　105

下學梯航　一卷　一册　清劉沅撰　106

蒙訓　一卷　一册　清劉沅撰　107

# 國史館本傳

劉沅字止唐四川雙流人乾隆五十七年由拔貢中式舉人道光六年選授湖北天門縣知縣安貧樂道不願外任改國子監典簿尋乞假歸遂隱居教授博覽羣書過目不忘人咸服其淹洽兄瀶嘉慶元

年進士由庶吉士改工部主事屢
書趣其北上沅日顯揚之事兄已
遂矣犬馬之養願得身任之母向
氏遘疾困瘁沅求索醫藥不遠千
里齋戒請禱朝夕弗遑母病尋愈
其事親敬養兼隆克諭於道兄弟
之閒力行仁讓兄沒撫猶子如己

出姪婦孀居無子急爲立嗣飲食
教誨勞怨不辭宗族鄰里助其婚
嫁喪葬者不一而足先是沅幼羸
善病父汝欽精易學洞澈性理謂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天實天啟
聖人以明道化不僅在數術也伏
羲主乾南坤北文王主離南坎北

卽先天後天所由分且連山首艮

歸藏首坤艮止坤藏之義卽大學

止至善中庸致中和之學文王之

緝熙敬止成王之基命宥密胥不

外此況因仰承庭訓更求存養之

功內外交修久而知愚必明柔必

强仁者壽大德必壽聖人窮理盡

性神通造化非若道流欺世之談
也讀左氏傳至劉子曰民受天地
之中以生所謂命也稱其言至爲
精粹於四子書中極爲發明如以
集義爲養氣之原斥修士爲襲取
以反身而誠欲仁仁至必有事焉
勿忘勿助長等語爲治心之本琢

釋子之頑空又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積中以求和則可寡尤悔以底於純粹而無欲且能知行合一以身教人故師取者多此理其解經盡除門戶之見不苟異同務求當於經義乃至語氣抑揚之閒必悉𦝨合

論史事如湯武放伐其先本自爲
一國不過以小事大並非以臣伐
君夷齊叩馬不見經傳史記但因
宋軼詩而記之然謂當取信於六
藝則史公固不信此事故引孔子
求仁無怨之言以駁之其他所發
明多類此又以老子書每多誤解

明瞿曇氏亦有人倫謂學者但學
孔氏而釋道之眞者卽不能出此
範圍僞託者不得藉口以爲世害
成都南郭外漢昭烈祠墓傾圮沅
鳩卒修治因撰明良志畧闡蜀漢
討賊之義以正三國志之誤平日
裁成後進循循善誘著弟子籍者

前後以千數成進士登賢書者百餘人明經貢士二三百餘人蕭沐善艮得爲孝子悌弟賢名播鄉閭者指不勝屈咸豐中候官林鴻年爲雲南布政使至蜀得沅書讀之嘆喜求問時沅已死因受業於沅弟子內閣中書劉芬盡購其書去及

罷官歸遂以其學轉相傳習閩人稱沅爲川西夫子云所著書有周易恆解六卷詩經恆解六卷書經恆解六卷周官恆解四卷儀禮恆解四卷禮記恆解十卷春秋恆解八卷四書恆解十卷大學古本質言一卷孝經直解一卷史存十六

卷槐軒文集四卷詩集二卷約言
一卷拾餘四種二卷又有蒙訓豫
誠堂家訓保身立命要言下學梯
航子問又問俗言等篇皆言顯理
微足資啟發咸豐五年卒年八十
有八沅先無子六十後連舉八男
皆能傳其學長子崧雲咸豐二年

舉人沅是科重宴鹿鳴儒者榮之
椅文拔貢小京官同治庚午舉人
桂文光緒丁丑進士歷官編修御
史梧州府知府棟文順慶府訓導
棋文檍文生員孫咸縈拔貢咸燦
舉人咸燿咸燡俱生員

大學恆解序

人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之理在人爲性性在先天有善無惡性在後天性逐情移非特其氣質之不齊亦以其習染之不愼也

聖人者其心卽天地之心而其道卽天地之道故達而在上則化民於中和窮而在下亦轉移乎末俗要無非使人窮理盡性以踐人倫而已文武周公折衷

前代制爲禮法無貴無賤皆從事乎聖人故自辟雝鐘鼓以及黨塾弦歌莫非約束身心涵養德性之具童蒙而學小學已服習於雍容禮樂之文十五而學

大學更講明乎修己治人之術上以此取士下以此成風蓋無一非學中人卽無一非道中人矣去聖久遠世教陵夷先王之法具在而實踐無人則道僅賴

文字以傳學不能不分道而騖夫子值周之季幸周公之禮樂猶存乃修明而授受之三千七十之徒所學者夫子之道而所行者仍文武周公之遺也夫子

以身爲範故親炙者化然禮文度數倫紀規模體效者猶多而天人性命獨會其全惟曾子一人而已夫盡人卽以合天盡性期於至命形上形下詎有殊途

然苟未極乎體用之微卽莫得
其朕中之妙故大學一篇曾子
獨述而繹之以示聖人之傳自
漢以來儒者傳註亦已夥矣然
或莫得其指歸或又專論於禪

學宋儒知尊此書而未遇明師私心臆測妄爲改竄遂大失聖人之眞我

朝

欽定禮記義疏仍載古本及鄭孔之

說沅幸得循習其間竊欲發明
聖意無忝生成而所見未廣謹
即舊本章句順而釋之益以聖
賢之理求聖賢之言而非敢妄
爲附益學者必由止至善之功

次第深造則知天地之常經卽吾心自然之公理古本原非舛譌故名曰恆解以見明德爲秉彝之所同大學亦人人可實踐不宜第求諸於文字閒也

咸豐五年歲在乙卯雙流劉沅

更定書時年八十有八

凡例

一大學本禮記中四十二篇自宋以前已有專行之本故仁宗八年以大學賜新第王拱辰等惟有專本故可取爲賜且自漢以來有以春秋諸經爲大經孟子論語大學中庸孝經爲小經者則漢唐已有專本單行可見非宋儒始標爲四子書也特自宋理宗始定爲四子書取士耳

一漢代立學原分古今古學校文今學取士古學無異同今學可出入大學則無古文今文之殊其所傳文亦無石經本註疏本之異自宋二程子始改

竄舊文然亦未嘗分經別傳指為何人之作朱子始以為曾子所作蓋以經義閎深非曾子莫能作也所謂誠意章先釋誠意次言誠意止是慎獨自謙即君子自欺即小人乃用曾子曰三字如太史公游俠傳先言大義後以太史公曰接下乃行文之常朱子不知其故既以為曾子所作又改竄原文而曰曾子之意門人記之遂使後人有疑非曾子所作者夫意耳而可據以立說乎此門人為誰亦鑿空之至矣

一大學自漢以來既有專行之本故鄭孔乃為之疏

義自二程始各以意改竄古文朱子又別爲之說自是而後王氏柏蔡氏淸高氏攀龍葛氏寅亮季氏彭山明豐氏政和石經本本朝李氏光地王站柱皆紛紛各爲之說夫學重闕疑夫子言之史之闕文夫子思之於春秋則郭公夏五明示之凡古人之實若非眞知卓見則甯闕之誠恐誣古人而惑後世也況大學之道所以修己治人其功效次第必一一深造自得馴至乎全體大用無不瞭如則無論窮達皆爲完人卽於世教不無所補非同名物象數紛賾不齊各就所見所

闢皆可爲之一說宋儒得壽涯禪學遂以告子不
動心之法爲聖人之傳不知存心養性立命俟天
有許多功夫次第豈可臆揣乎乾隆年間彭芸楣
據古本大學作義疏上呈蒙
高宗嘉許卽欲頒行天下會有議者言朱本相沿已久
遂不果行故愚不敢隨聲附和者非妄也
一二程改本不分章節合全篇而竄易之朱子定爲
聖經一篇其見卓矣而刪去此謂知本二句以己
意割裂誠意章原文分爲十傳截取此謂知本句
入聽訟章而此謂知之至也句無位置則以爲衍

文不幾武斷耶

一朱子竄改誠意章原文增出明德新民止至善聽訟章又補格物章明德章四明字新民章數新字止至善章數止字但觀其文亦甚覺天然之位置然明德之功由止至善而入夫子知止節已言其義第德不易明須從誠意入手曾子故特以所謂誠意章爲首誠意必由致知故引淇澳之詩詳釋其義誠意卽是誠其所知所知之事無非所以明德故能誠意則德可以明克明顧諟峻德引三書而結以皆自明明夫子言明德二字原本古聖但

須自密其功耳然何以言明明蓋德峻必明而又
明始可造其極故引盤銘康誥無所不用其極言
無事不本明德而修齊治平悉該矣上文民不能
忘沒世不忘之故益明極即明德非謂明德新民
皆止至善邦畿以下又申明止至善之義蓋誠意
動察也止至善靜存也惟靜而有主乃動而能察
止至善如文王則動靜一原內外一致是所以引
爲止至善者勸也緝熙敬止明德之本仁敬孝慈
明德之著靜而止動而宜所以聖人無思無爲而
有以應天下之變也宋儒以心爲性出於禪家心

未嘗可不存而存其心所以養其性但以後天之心爲性則雖守心之久至於妙明洞徹而修齊治平亦不能踐其功朱子因而補格致一章以爲如此而後可修齊治平也然聖人明明德卽是盡其性卽是身修矣性盡則盡人物之性而參贊化育修己安人安百姓修身天下卽平非明德矣而又待講求新民之事耕稼陶漁之舜卽恭己垂裳之舜無兩副本領也故心性之實不明卽明德之全功不知程朱之品學何可訾也而明德之學止是僧流守心之功故解止至善爲凡事知止於善然

凡人於一事之來知其至善所在何以便能定靜
安耶定靜安亦止是知止一半之功此後尚有美
大神聖境界夫子不過言明德之功以知止爲要
耳下文故言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然後
入道有方古之明明德於天下又從明德究竟功
夫從後說來歸本修身此等義理身體力行俱有
實際豈可臆斷哉
一朱子分十傳詁聖經然曾子實止有五傳因恐人
不知大學入手切要之功故特標誠意爲首而反
復言之意卽心也何以意誠而心猶不正故又言

正心修身身修則齊治平可矣第家國天下設[illegible]不同故又釋之凡此皆義理之不可無者得曾子而夫子之意始明此大學書所以孔子之書實曾子之書也曾子五章皆以所謂起朱子增明新數章無所謂字於文法亦不類但世人習而弗察喜其文字間架分明易曉耳

一大學祇言心不言性儒者遂謂心卽性矣不知心有先天後天之分未生以前先天也既生以後後天也先天心卽是性故孟子曰人性皆善後天心梏於氣質性中含陰是爲七情遂有人心道心之

分故孔子曰性相近以心爲性後世禪宗陋劣之說而其原出於告子大學言正心誠意俱就後天指復性之功其不言性者心正卽性也示其功故不暇述其原惟中庸特從源頭說來便言天命之謂性而繼之曰惟天下至誠能盡其性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卽大學誠意正心之謂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卽誠意正心之極功也聖賢語言不一要就其時風俗人心之所昧而示之不得其貫通則矛盾矣然非實踐其功徒求諸文字亦安得不齟齬弗通也

一聖經一章孔子已將全體大用功夫效驗說盡曾子恐人不得其用功入手之要故特標誠意爲首然誠意只是一念之萌不自欺動而省察也其靜而致中以養其本功夫在止至善內故曾子言誠意而並明德止至善皆歸併言之前人罕實踐其功疑其言不倫故竄改之今不能悉辨細玩各章註釋可也

一聖人之言非徒口耳原宜字字體諸身心子言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修身祇是明德耳明德者得於天之理天理卽性性盡卽明德知止是靜養誠意

是動察其致知格物等義皆不外動靜交養之功道理無多用功則有次第因前人改竄原文尊而信之者曲爲傅會疑而辨之亦早多人論說甚繁不能一一而詳正之特明其要義以定指歸蓋此書不明高者入於禪學告子之不動心必不能修齊治平卑者騖於廣博卽博極羣書倫常不能實踐故不得避嫌以晦大道非必與古人相反亦非欲留名後世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愚不佞亦竊取其意云爾

# 四書恆解大學 晚年定本

雙流劉沅輯註

大學古本一卷小戴記存之自漢以來更有單行之本自二程子兄弟倡爲竄易朱子以後改竄者益多今遵

欽定禮記義疏中大學古本釋之以存聖人之舊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大學成人之學明明朙而又明不息其功也德天之理而人得之故曰德本至虛明者大學教人明之以復其初親愛而體之也民無異性學者親而體之乃有以周知乎人情止止其所而不動也至善人身太極之所即宥密也大學之道教人日明明其德而體察人情以博其理其用功之始則在於止至善知止而后有

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中言止至善之故心易動而性本虛明知所止之地而止之則心存而理聚性定而不搖定久而后至靜不紛靜久而后形神安泰安則道心漸明可以籌度事理故能慮慮則審愼之意得得其理凡理皆統於明德者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承上而言凡物皆有本末爲事必有終始知止者非寂守而遺事物也先知止心則靜可生明事物易明其理可以近道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治平聲○承上先後而推論之由天下之遠遡反溯之而及於致知蓋學必先知而後能行然致知必先格物格物卽知止時之實功以此足上文知所先之義也意心之動幾誠

不欺也致知推致其好善惡惡之明物物欲孟子曰物交物物者也格扞禦意書曰格其非心司馬溫公曰扞也張子曰去也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卽上文而正言其義私淨而后理明故知至知至而后不肯爲惡故意誠誠於爲善而后漸化其氣質之偏故心正心者身之主身者家之主也家之教通於國國通於天下理一而功用不同耳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

承上言明明德以及於天下其序不一要皆統於修身身修則德明矣貴賤一理理故學亦無二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身本也身外之理爲末身不修無以端本而末何以治焉蓋天下事物之理皆本身而推不知修身則五性五倫身內天理之事反不知行其所厚

者薄矣而欲凡事物之來能以天理行之不失於薄末之有也此謂知修身即爲知本即爲知之至前言知所先後者如此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以存古聖教人之法也其下五章則曾子發明孔子未盡之意而以誠意爲要功又析心與意之別誠與正之所以不同及乎家國天下措施之實

貫解夫子曰古人七歲而從事小學旣有以養其莊敬和平之本十五而從事大學乃從事乎成己成物之大顧大學之教必自君相持其綱然後教化大行而人心易正今者世教衰微大學之道久不

講矣然古制猶可言焉古者大學之道其要在明明德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五常之性粹然者一太極之體我固有之故稱爲德本虛明者也第有生之初所稟氣質有厚薄清濁之殊有生以後習俗變化有善惡是非之異而德因以不明聖人示人以學惟欲人內外兼修明而又明以化其氣質之偏去其物欲之蔽全虛明本體而已然非寂守此心便以爲明理理散見於天下天下人之性猶己之性也而天下人之境遇情狀不同學者高談性命博究典墳而或不能施之實用則以民情未

克周知經濟無由盡善而學遂為偏寂之學矣大學之道己德既明推以及物與民相親相近久之乃有以盡乎人情之變而得其同然之理一旦得所藉手本成己者以成人而無不協宜故又在親民也夫明德之量固無所不包而更親民以盡物理人情表裏自然洞徹然德非易明功必有所由始人為萬物之靈為其獨得理氣之粹未生以前理氣之渾然者一如太極也迨形體具而理為質囿氣亦駁雜明明德者必當於先天受中之地收已放之心入虛靈之舍止而不遷其止維何人秉

天地之中氣以生百骸皆爲後起有至善之地焉
乃天命之性所含非一切血氣之倫可比名曰至
善有生以後知識開而七情擾明明德者先求放
心常止於其所則心存而性乃可養故大學之道
又在止於至善也苟不知止於至善則氣質之私
牽引外來之欲而憧憧往來心日以蔽德何以明
入大學者果能知止則人心退聽道心虛含而后
志有定向持守之久心常定而天性日生天君常
泰而后靜而不擾靜久而后內無情欲之紛外無
形骸之役安舒自得天下之事身世之緣雖無窮

也然果至於安則凝然有主湛然虛明凡事理之來必能審擇揆其是非而后能慮矣慮則酬應萬事不至乖違而后能得然則止至善之功大學之道不當以知之為先哉夫天下事物無窮何以知止即能慮能得蓋凡物必有本末凡事必有終始皆必自此心而窮究心止其所而至於安則靜自生明知本始而先務則易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不自天下求之也知天下之本在國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知國之本在家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知家之本在身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

知心爲身之主先正其心意則本心而𢖍皆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知意之不誠由於善惡未晰先致其知知何以致人心之明蔽於物欲則昏致知者先存養此心凡物欲之來扞禦之而不以累心則志氣淸明考古證今隨事察理可以漸致其知故止於至善所以淸其源而爲致知之本也誠能止於至善有定靜安之意象則心常虛明凡物欲之來必能克治而聰明不蔽是非了然物格而后知至也天理之良不昧而后爲善之意可眞知至而后意誠也爲善去惡之意旣眞而后天理本然

之良可復意誠而后心正也義理之心爲宰而后
此身內外動靜不失其正心正而后身修也身範
旣端家人有所取法身修而后家齊一家祥和國
人有所觀瞻家齊而后國治國人被化天下來王
國治而后天下平夫至於天下平則明明德之功
溥矣然其始乃由知止物格馴至乎意誠心正而
后德以明身以修也其理由近及遠以簡馭煩措
之天下無不宜故大學之道自天子以至於庶人
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也要而言之天下國家由身
而推格致誠正爲身而設若不能修身則德已不

明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蓋天下事物之理皆自此身而推行不修其身則義理是非不明所厚者薄而事物猶不薄待求其能治末之有也知厚薄之分則必以修身爲本身修則天下國家之理皆可自身而推言知亦孰有過於此者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不然外身而求知則已自薄其身外修身而言學則已不知其本德何以明而天下國家何以能治哉

附解右經一章蓋孔子約言大學敎人之法以訓門人而曾子獨得其旨趣遂爲傳五章以發夫子所

末發傳文均以所謂字開端別於經文本易明白自二程倡爲改竄後人因之各以意竄易而經傳混雜矣今依古本釋之存其舊非創爲新也而或猶以爲非甚矣世人之信聖人不如其信妄作也大學二字對國學鄉學言則指天子之大學對幼儀等小學言則指修己治人等成人之大學其實一而已人性皆善而後天則不無駁雜聖人體天之道於己全己之性卽爲有德以己之德敎化天下之人各全其德此學之所由來也聖王在上禮敎昌明爲君師者皆有德之大人建學明倫其始

少年先從事小子之學曲禮內則所記及學記離經辨志博習親師之事以束身於規矩十五而使學大人之學始敎之以全人之道其敎徧於天下而倡於天子故二說仍是一理毛西河謂小學大學是學宮之名白虎通云八歲入小學乃太子之禮學分大小經無明文其說甚辨然朱子以幼學爲小學成人之學爲大學雖古無是言於理亦自無礙從之可也○德卽天命之性明明德卽盡性之事後人因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遂生出許多枝節不知德卽天理惟人得之在未

生以前渾然粹然本至虛明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其語至粹中者何天之太極而人得之以爲德者也未生以前爲先天先天德本純全故孟子曰人性皆善有生以後有此形質卽有嗜好日與物接卽有牽引之緣而所得於天之德日以梏亡矣聖人教人許多禮法惟欲人全其所得之理所謂復性之功也因不明而明之故曰明明德謂明而又明內外交修動靜交養有許多功夫次第周制以六德六行六藝教人由鄉學而升於太學其德已是規模大就以保氏爲師化其偏而歸於

中和夫子第約言之曰在明明德以功夫及門所知且詳悉非師不授故但總括言之耳舊註因其所發而遂明之特擴充之一義不足盡其本末之功以有覺之心爲天命之性故解爲明德止曰虛靈不昧不知性無爲而心有覺虛明不貳者乃德也卽性也虛靈不昧者心也不可以爲德也○親民改親字爲新蓋因空談性命者不能實踐倫常故云然其意亦美然後世高言淸靜空談性命及一切刑名法術之爲皆由不知明德之實又不能次第深造故爲偏枯之學若知道德卽天理明明

德是盡人合天則果能明明德措諸萬事一以貫之尚何不克新民之有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又曰修己以安百姓中庸曰盡其性則能盡人物之性而參贊聖人無兩副本領天以一理運化萬物聖人以一理貫串古今後人以心爲性見僧流守心卽或靈通亦不能修齊治平故謂旣明明德尙有新民之學不知明德函天下之理聖人治天下如運掌非能盡天下而見聞之也其德旣明則其心至明凡天下事物接乎其前皆灼知其得失所謂坐照如神也且其心至虛凡天下一材一藝

隨其所長舍己從人執兩用中所以垂拱無爲也故明明德則全體大用已該無俟另求經濟試以聖人經籍及常人參考並證以日用言行求其至當則必知之不得徒苟同於先儒也然則言親民者何大學之教所以儲大人之材無論元子適子習於貴胄未涉民間之甘苦必難圖治卽凡爲學者講明義理易實踐經濟難聖賢之義理雖在書籍而必措諸實事驗諸物理人情恰合乎中天下之大民生風俗嗜好得失勞如安能盡爲涉歷祇是心理皆同宮室衣服飲食人倫日用亦無不同

明明德者自明其德必於日用周旋與人晉接有一人有一人之情狀親近焉而體察其是非擇其善者而從其不善者而改久久存諸中者益純得於聞見者日博以三隅反本物理人情而推之由近及遠由粗入細人情物理洞察其由然後可以精義入神其不曰取友而曰親民者爲大學之地貴胄及俊秀皆與民相遠者也慮其封己自是否或徒矜博識無當於人生日用之恆故云然民字該貴賤一切人不是單指黎民從古聖王立教元子胄子與齊民同學於大學正爲其生長深宮不

知民閒疾苦其在高宗舊勞于外爰曁小人亦越
文王康功田功不遑暇食可見一斑惟周知物理
愚夫愚婦有一能勝予之懼故其明德之功聖不
自聖而明明德於天下益宏且遠後世有志之君
守道之儒少親民一段功夫故主術不洽於輿情
而儒術貽誚於迂疎不知天理爛熟必從民情閱
歷而來隨時處中皆由萬理周知之故此明德又
在親民也○德卽至善也而又曰止至善者何天
人止此一理理具於心而心有人心道心欲去人
心而純道心必有動靜交養之功靜者動之本也

中庸言中和非中無以爲和不和亦不可謂中人
秉天地之正其在先天理氣所函粹然至善者與
天地同受中者在此後天養未發之中者亦在此
夫子故特爲之名目示人從此入手三句蟬聯而
下非平列三項也後人因三在字文法似平謂明
明德一事親民一事二者俱當止於至善不知所
明之德即是天理天理純熟必由集義生氣有至
德以凝至道故知行並進內外交修一時並到不
過由淺而深功夫須漸次行來若德已明而不能
新民是其德非全體之德即非大學之明明德蓋

修己卽可以安人安百姓明德新民是一貫事德造其極則堯舜文武是矣其新民亦至善德有毫髮未明則新民亦不臻醕備大學之敎非等後世詞章法術之學誦習之時是一學問臨民之時又一學問其童而習之卽禮樂之事長而居業志聖賢之猷日用倫常必踐其理天地民物硏究其精所以壹是皆以修身爲本非如禪和子終日靜坐屛棄人事止求養得此心空空然而倫常物理仍昏昏然也故一言一行之善亦可謂德而此章言明德則以全體而言在明明德一句已了又丁甯

之曰在親民在止於至善乃一定義理必如是始盡其說而文法順遞而下實非平列中庸天命之謂性三句文法正與此同其語亦似蟬聯而下然下單承道字說此單承止至善說相例卽明何乃以爲三平乎○知止作知至善之理而止之亦無大謬但身外至善之理皆本身內心未虛明身未修德惟恃耳目見聞物物求理譬如磨磚作鏡欲別姸媸安能得其至善況天下事物非可一一盡知者乎夫子詰子貢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非也予一以貫之正爲徒求諸多識必紛賾而

無所折衷耳如朱子說知所當止之處卽可以定靜安試思如知子當孝知臣當忠而何以不能實盡忠孝此豈知之難乎中庸言學問思辨篤行而曰有弗學問思辨蓋有不當學不必學者惟當學則弗能弗措五者皆然非物物而求止至善且身心之內無存養之功則好惡亂其中利害奪其外定靜安從何處說起果如此知止卽如此能定靜安如何又說能慮又說能得總覺模糊不清聖人不敎人逐外求知孔子亦不能讀盡天下之書閱盡天下之事以此言知止與言格物一般徒使天

下聰明人終身務博不從脩身養性實踐則明德不可明矣至善者存心養性之地天地之理渾然無名目爲太極太極天地之中也人身亦然夫子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人身血氣心知多與物同而其靈於物者則惟中氣中氣者理之元而天命之粹也人感父母而生實受天地之正理而生無天地倘無父母何有我雖有天地若無父母又何有我故父母天地一也當未生以前受天地之中有其地焉理氣之渾然者在此旣生以後氣散而理亦分寄非復受中之本然矣其虛明之竅仍在

血氣不能累私欲不能到空洞無塵故名之曰至善明明德者收視返聽止於至善之地性命合一天地同和久久純一則致中矣知止言其功定靜安言其效然尚是第一層功夫若由是而有諸己而充實而大化聖神猶有許多功夫在第能知止則明明德之學便得肯要郎後面功夫亦易矣書曰允執厥中安汝止易曰洗心退藏於密文王之緝熙成王之基命宥密孔子曰志仁無惡孟子曰養氣不動心皆是此義乾坤若非靜專靜翕則不能動直動闢此止之說也欲明明德者若不收放

心而止於其所憧憧者何所旣極哉故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矣而形神猶有擾攘者乎安矣而志慮有不清明者乎惟心靜而理明故揆務而皆得此明之始事也定靜安慮得各字有實在義理功効故著而后字以見其難明德者必由知止而入時解專向外說並而后字神理皆晦定靜安實際不分明原前人之意恐類於僧流空空之說耳然佛言眞空不空何曾說人倫日用皆空後世僧徒不得佛全體之功止以養虛靈之心爲禪即通神通慧亦不能修齊治平先儒知其誤而

實不能出其範圍故靜心矣又當格物而此書之義俱不分明夫禪家之守心誤在於以心爲性養其空空洞洞之識神而不知知覺運動之心非復先天之本體故卽强制其心而不動天地民物之事業實有所不能知豈知僧流守空乃告子不動心之學非孟子之不動心也精一危微堯舜德全於身猶不忘敬愼而後儒未知明明德全功第以愼於危微爲務防守雖勤陰私不淨故文王之德之純孔子從心不踰矩罕有能及者由知止之功不得其正耳禪以空寂爲性道以呼吸爲氣而儒

者又逐逐於事物大學之道安得不日益支離乎大學之功敬靜以執其中窮究事物以博其理一時並到知止而後浩然之氣可生純一之性可復次第功效必一一身體乃知孔子十五志學七十而後從心不踰孟子有諸己以至化神言之已詳定靜安是知止初功尚未說到物來坐照之境也○慮而后能得緊黏定靜安說蓋必知止至善之地久久到定靜安境界則私欲漸少義理日明凡事物之來是非易知乃可以得其理矣慮祇是審察辨別之意書曰慮善以動卽此夫子曰苟志於

仁矣無惡也緣求仁之功先要收放心而靜養至定靜安時功夫已得大半孟子所謂有諸己時孔子之三十而立顏子之如有所立卓爾皆是但由是而充實美大聖神尚有許多功夫次第特止至善是明德始功知止宜先夫子恐人淺視此功故言凡事物有本末始終知止至善宜先則雖未與道一亦近乎道以結上文之意時解說慮而能得太深似一慮卽得不知德造其極物來順應夫子所謂天下何思何慮者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本在所先末在所後何爲本止至善是也知止然後

涵養有方明德之明漸闢故能慮能得雖未必事事皆當而已近道下文因卽先後意推廣言之仍歸到致知在格物格物卽是止至善時常常虛靜不使物欲入來物欲少則心漸虛明智慧日生前人但養有覺之心亦云源頭活水况得存心養性之全功者乎○古之節承上先後字推開說言平治修齊極大功能一一溯原歸到致知在格物仍收轉必知止之意非謂大學之道欲如此必先如此也故下文卽承之以自天子至庶人皆以修身爲本試思聖人治天下何嘗說我想治天下且先

治國想治國且先齊家想齊家且先修身祇是已德已明則推之家國天下自然身範端分誼明綱紀肅人心洽夫子因言大學之道入手在知止至善欲人先從此立本結之曰知所先後則近道謂功由此始其後知命不惑從心不踰皆從此肇也然止至善之功至爲平常恐人疑天下許多事業非只此圖功便可近道故又推言天下國家平治修齊皆歸本於誠正誠正必先致知知何可盡但能知止則可格物而養天性之明語意似泛說先後實仍收轉知止能得之義耳前人不知德即天

命之性以空明妙了爲性覺明明德矣猶不免難
以修齊治平又不知止至善卽是存心養性實際
故於夫子之言不明而遂以爲此節乃爲學先後
之序不知夫子下文緊接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身
修卽德已明而功在止至善豈必事事而營之在
在而學之乎格物司馬溫公張橫渠俱解作去物
欲二人朱子所服膺也而不用其說然接諸身心
驗諸日用倫常物物而格實有難行象山格庭前
竹子十日格不出道理來亦天下人之公言不得
病其異於朱子也且格至也窮至事物之理作二

三轉折以訓格字其實仍是致字之義天下之事物何可勝窮聖人何爲一以貫之明明德之功靜而致中動而致和則天地位萬物育矣止至善卽致中之本易曰艮其止止其所也天地之道乾以君之坤以藏之成性存存寂然不動及其感而遂通安人安百姓以成己者推之而已知止非入於枯寂祇是常常守中書曰允執厥中中庸言中也者天下之大本果致其中自然發而皆中節周家以六德教人知仁聖義中和人人爲之不離止至善二字非夫子特地爲之名目蓋當時人人皆知

夫子述之後人未踐其功故不知其名而妄說矣
孟子言萬物皆備子思言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
皆由知止至善之地積久而知天地人止此一理
因儒者不得師傳佛老之明者多爲寓言遂生出
無窮怪妄如虛無寂滅四字爲世大詬然寂然不
動滅盡己私乃靜存之極致佛老固非滅人倫守
枯寂也寂滅爲純一之極致儒曰私欲淨盡渾然
天理也老子之子爲中山將文佛妻曰耶輸陀子
曰摩睺羅十八歲生子入檀特山養靜十二年而
歸妻子完聚壽八十二而終曷嘗廢人倫乎㑹纫

之流不知其實創言神異儒者不實踐止至善之功益增貶斥夫西番之棄人倫也乃其舊俗借佛後無併正之中華之僧流棄人倫爲其養窮民勢不得不然耳道士不許娶妻始於宋太祖前此固皆有家室此皆載在書籍考之實事確有可憑者何乃不知而妄爲之說此非書義之要而實格物之論所由生故附言之或曰解經何必參入佛老啟人訕笑曰盈天地間皆人人人皆有德性謂中華始有聖人不可也謂中華之外不許爲聖人可乎哉天止一理人止一道明明德外無全人特方

言不同書籍或異而其理同也譬如中華方言亦不一卽父母兄弟稱謂各別不得以其語異謂所言非父母兄弟也六合何窮惟此心理皆同故聖人一以貫之老子孔子所師佛爲西方至人載籍明徵若以是者爲非將並其非者而亦是今之輿圖曰闢言道日雜矣不明其是者必有以非爲是者且僧羽學佛老而謬文人學孔孟而非前人已多有言之者豈愚一人之私見乎毛西河謂扞格之格與今讀音義不同然字書訓義多欠安者王氏曰經文出孔曾而音訓非出孔曾後儒更正前

人者多矣何獨疑此知言哉書曰格其非心前人訓正也然文義本兼扞字義或疑如此訓格物似與誠意正心相混不知誠意是一念之動必謹其幾正心是充實之候化其氣質此格物是方止至善時掃除物欲清其神明各有實功須身體乃知非可求諸文字亦非空言所能爭也孟子曰求放心心本浮動何以求之止至善而虛靜則一念或非旋卽屏除久而志氣清明知日致矣孟子云養平旦之氣孔子勉人爲仁其功始此視聽言動戒其非禮又言集義乃能生氣內外一原動靜交養

修德乃可凝道皆由止至善以爲基也聖賢言語各異理實無他知止是靜存其動而省察善則擴充惡則克治學問思辨篤行皆在其中故致知格物不分兩途靜存動察原屬一事奈何歧而視之○物格節祇就上文折轉說欲人知入手功夫且見古人必先之故知本所在則知明德之要故下文緊接修身爲本不必如時解云此節知所後葢知後卽在知先之中也○上文言家國天下相因之理次第推及於身心意知恐人誤認向天下國家索解又或於心意知上著迹流於空虛故承上

而約言之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心意知皆身中之事家國天下必本身而推以身爲本則修身而家國天下在是矣不務修身而欲家國天下之治得乎其義前文已悉不贅○其本亂節緊承修身爲本說言身爲萬事萬物之本能知修身則凡事物本末終始無不瞭如本所當重末所當輕重者宜先修身是也末者宜輕凡事物是也知其本而修之卽是厚知其末而緩之卽是薄知身修而盡其事滿其量所謂修其身而天下平矣故爲知知本亦卽爲知之至語意與物有

本末節神迴氣合是聖人言大學之知祇是知身內之理身內之理明德是也德本於天天止一理理宰乎氣而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人能修身則其德已明凡天下之事物以一理貫之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是夫子已將知字反復言明無俟另爲索解矣道莫大於五倫凡禮樂制度皆所以維持五倫而五倫本於身心非明明德身何由修知修身則本原之地必純乎天理天理旣純則齊治均平無不悉當言知止所以示人入德之要言知至示人以反約之功知身爲本卽爲知之至豈

若後儒之學先廣博以求知次靜心而防檢分知行爲兩時析內外爲兩事哉夫子已將知字言明故曾子不再釋致知而特言誠意誠意是動察之功知止是靜存之要若不能靜存又安能動察靜存動察先儒亦知之矣但其所謂靜存者不得至善之所而存之故不解止至善之實正如孟子言養氣不知養氣之實謂必有事焉數句止是集義而勿忘勿助俱道來不熨貼此千載理學分途異端百家所以紛紜之故若再不明言後來何從問津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愼其獨也惡好上字皆去聲謙讀爲慊苦劫反○曾子因夫子之言而標誠意以爲的恐人騖於知而忽於實也毋自欺不自欺其善惡之明惡惡二句眞心力行也必如此而後爲誠快然自足故君子必愼其一念之發獨己所獨知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閒音閑厭鄭氏讀爲黶○意動即形於外不愼即入於小人故即以反形再言必愼其獨朱子曰厭然消沮閉藏之貌誠於中自欺之實如見肺肝則不惟難以自欺亦不能欺人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承上文而歎其嚴欲人畏天命而致其愼十目十手指視森嚴即詩亦臨亦保之意天地人神本一氣相通君子畏

天命明必見於獨曾子曰
猶左傳君子曰之例也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
君子必誠其意胖徒丹反○潤身充實而有光輝之意廣無愧怍體胖其一端即易見者以[illegible]謂豐美沖和意心之動心身之主故首[illegible]則形於身而有此君子必誠其意詩云瞻
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
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
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
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
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澳於六反菉詩作綠猗叶音阿僩下版反喧詩作咺諠詩作諼
况晩反○朱子曰詩衛風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盛
貌斐文貌切以刀鋸琢以椎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
磋以鑢鐊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
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益致其精

也瑟嚴密貌僩武毅貌赫光明喧宣著也諠忘也道言也上文反復言意之必誠此乃詳誠意之功曾子以誠意爲明明德之要故詳言明明德事即誠意事而致知格物等義皆在其中矣引武公之德極其盛由明明德之功極其密學則致知也自修則格物也物慄則誠意威儀廣胖之意盛德至善民不能忘結言德者人之所同德盛者其明德時已能親民故民親之盛德至善德極其明言德之盛而即以夫子至善名之以明德之極功由止至善而馴致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樂音洛○上文言明明德之功而及民不能忘恐人疑其闊遠故引詩中言民不能忘止是德極其明自然見諸事功洽於民心知詩言不忘前王之故則知齊治均平皆由明德而下文乃言明明之義以古證也朱子曰前王謂文武君子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於戲嗚呼同歎美詞親民者民亦親之至於沒世不忘則由明明德時便已親民凡賢親樂利之事無不周知故能然即詩美武公可以知其義



豫誠堂鐫

矣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大讀作泰諟古是字峻書作俊○朱子曰康誥周書克能也大甲商書顧常目在之也天之明命天理天之主宰故曰明命而人獨得之帝典堯典峻大也盤沐器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詞苟誠也鼓之舞之之謂作上文言明明德之功引詩將夫子格致誠親民等義皆包括其中已極詳備矣此乃言夫子言明德又言明明以功必自盡而且必明之又明然後合天德天命而德極其至也克能也精進不息之意顧內視諟是也心目內顧即自明人不能貸畏天命也峻高大也盤銘即明而又明之義康誥言作亦此意德與天合故命亦新極明之至言必明而又明也天命亦通則明德自然之效而上文所以言民不能忘也極即明明德皆自明也言皆自誠其明明之功無所不用其極成己成人皆本

德明也德者人人所同具故明明德之外無學業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邱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上文言明德之義已詳此乃言止於至善之義邦畿爲萬民所止至善爲萬理所歸鳥尙知止人安可不知止止兼內外而言非徒空寂也但外本乎內文王緝熙敬止於內故仁敬孝慈信能得其道於外所以大學必止至善而後明德有基卽意發而誠之亦易易也朱子曰邦畿王者之都止居也緡蠻鳥聲穆穆深遠意於歎美詞緝繼續也熙光明也邱隅山曲之處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引子言以明己標誠意爲本仍是夫子知本意也格致誠

一切功能皆必以誠誠而後可臻於脩身齊治平本身而推實本一誠耳即如訟生於不誠善聽不如使無訟無誠之人不敢欺心畏敬天命是人皆革心而誠齊治平胥可矣脩身所以無不可以此此謂知本情誠也

右傳之一章言誠意爲明德之要而並詳明德之功凡所以發明夫子未盡之意蓋大學之理盡於明明德德在於身子故言脩身爲本而主身者心心之動爲意意不誠則心無由正身亦不修故曾子特標誠意爲要而並詳明德止至善等義無不該於誠焉

貫解曾子言經言大學之道歸本於修身能修身則

能明明德而天下國家之理無不明其義約矣顧身非易修爲身之主者心也而心之正與不正實自意基之吾竊以爲大學之始功莫先於誠意所謂誠其意者豈有他哉人心天理之良本未嘗息一念之動誠能省察辨別則善惡之分固不難明矣第私妄未除往往知善而不爲知惡而不去是自欺矣入大學者毋然必也知惡而不爲如惡惡臭知善而必爲如好好色誠心實踐而無虛僞如是久之而善者皆眞惡者不存則愧怍不生有暢然快足之趣學如此此之謂自謙故君子知一念

之欺與不欺惟己獨喩之則自謙與否亦惟己獨
爲之必愼其獨毋稍不誠以爲明明德基也若以
意無人知任其發而不禁則必爲小人小人閒居
之時以爲不妨自欺任意而不任理其爲不善無
所不至及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
以爲可以欺人矣不知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
則何益矣此謂中之所誠外必形之至形爲小人
則已難挽故君子必愼於一念之萌不使流爲小
人之歸也曾子曰意之發至隱微矣而愼則自謙
不愼則自欺亦不能欺人所以然者何哉人在天

地之中鬼神止是陰陽之靈冥漠之中已爲十目十手所指視其嚴乎知其嚴而愼獨則必能誠意不但畏人而畏天命此君子之所以正心修身必先誠意也夫果愼而誠之豈無其效哉彼富於財者非有表暴之念而入其庭戶自覺豐盈修飭之不同蓋潤屋矣富於德者豈有炫耀之心而挹其儀容自覺光華充溢之可愛必潤身矣所以然者既無私僞之雜晦鬱其神明自無陰濁之蒙流露於四體心之廣者體必胖自然之理也故君子知一念不誠卽陰其心而污其體必誠其意以爲明

明德之始功也夫大學之事無窮功亦非一何以一誠意而功效若此蓋誠意是慎於其發然夫子言知止致知等義徧能誠意則必皆能致其功淇澳之詩美武公者可證也曰瞻彼淇澳菉竹則猗猗而美盛蓋地氣之菁華物以昭其色澤况我有斐之君子乎君子之爲君子也其剖別理欲之界則如切骨角而兩分之其研求義理之瑕則如磋骨角而精潤之其沈心以求義蘊之旁通則如琢玉石而破其堅其精微以企神明之奧妙則如磨玉石而發其華蓋瑟兮而不授人欲以投入之隙

僩兮而不予人欲以撓奪之權故其積中而發外者赫兮容色之光明喧兮精華之盛著此有斐之君子誠令人不可諠兮也詩言如此吾嘗尋繹知有合於誠意之旨焉蓋意固不可不誠而善惡必先自知如切如磋者言研究是非必使理之在吾身者學焉而有以明其理不徒博雜以爲富也如琢如磨者窮極義蘊自除其心中之慝而務全乎精純不徒泛騖以爲工也瑟兮僩兮者理有得而猶慮其疏秉心誠篤常形戒懼也赫兮喧兮者誠中發外威可畏而儀可象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

今者言君子德極其盛而臻於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此詩於君子始終本末之功至爲詳盡然明德而及於民之不忘豈自修其身以求知於人哉蓋德者民所同具明明德之人何嘗求知於人而德既明矣凡言行動靜隨處協宜民自親而愛敬不能遽忘豈特一時不忘卽沒世亦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蓋美文武之德然文武何以不可忘以其德盛而所以親民者至也凡天下之賢士爲文武所拔擢者列於有位爲民師表雖至後世君子尙賢其賢而知貴德爲文武之宗親者推恩

錫類廣建屏藩雖歷年久遠君子尚親其親而篤宗盟至於小人身被文武之化皆知復性可謂樂矣而教澤遺留後世猶樂其樂身享文武之治咸能遂生可謂利矣而子孫世業歷久猶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夫賢親樂利非親民而得其精必不能洽輿情而及於久遠民之賢親樂利豈待臨民而後講求哉學大學時與民相親凡賢親樂利之事皆已得其情狀故民不能忘淇澳之詩又何疑焉雖然意之誠也於其動而慎之也而明明德之本必先於意之未發而亦誠之但其功非一致

當實踐而深造其域康誥之美文王曰克明德言他人不能明而文王獨能明之克之云者卽誠之說也而其功不稍懈矣大甲之美湯曰顧諟天之明命言德本天命惟湯能顧諟之心目常在明德知天命一息不可違亦惟誠乃敬帝典之美堯曰克明峻德言德至峻而堯能盡其量窮極乎德與天命通非至誠何以能峻是三書者其言不同皆言古人爲學誠能自明其德不肯一毫自欺是故明德不外於誠也而夫子又言明而又明者何也德本天理人所獨得於天若毫髮未明則無以合

天而天之明命又何以通且明而又明非夫子之
創言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言湯
明德極其誠故日新不已而顧諟天命極於至峻
日新又新即明而又明之義康誥言作新民作亦
明明也勞來匡直輔翼使民不懈即明而又明之
意故必如此德始可以明德既明矣則天命自合
故詩美文王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言文王明而
又明故德極其明天亦應之明德爲萬理之總滙
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是故君子毫髮之念皆必純
一明而又明無所不用其極也然德何以能至於

極誠意者動而慎之耳其靜存之功則夫子止至善之說爲要天人一理理宰乎氣理氣之元於何統宗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名曰天地之中人得天理名曰受中以生原無二致故人身天地之中如天於穆萬物根源萬事萬理必由乎此正如人世萬民雖出必有王者統一之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言邦畿爲天下之極民必止之猶止至善爲衆理所含必由此止之始得其要然而人每忽視蓋不知至善之所人與天合德之地不知止則德必難明欲求凡事合理必有不能詩云緡蠻黃鳥

止于邱隅夫子讀而贊之曰一鳥耳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蓋歎人不知止至善也果能止至善則靜存天命涵養本原久而至誠不息表裏皆通時措咸宜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言文王德之深遠無跡可求而其心體純一則可約言其狀緝而不息熙而光明本體之明已如是故著於外者不期敬而自敬爲人君則止於仁爲人臣則止於敬爲人子則止於孝爲人父則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也夫仁敬孝慈信皆德也而各得其道則由緝熙敬止蓋在中者渾然而外見

者乃當卽外之所止可知其內之所止故止至善爲明德之要功知止而定靜安則物可格知可致定靜安矣而後意動而知善惡可以誠意文王亦由知止而深造至於緝熙則德明之至矣敬止則所謂純一不已矣如此而身有不修者乎夫子言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謂德明則成己成人可一以貫之天下至大民物至繁如何修身便可一貫蓋身修則德無不明德明者天理全備於身謂之誠身天下雖大人事雖繁以實心實理行之未有不感化者夫子嘗言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人心欺僞而後有訟無情而巧詞亂理爲甘於自欺使無訟者使民無情不敢盡其辭心中敬畏不昧天良也吾言誠意必毋自欺即是此義其始一念不敢自欺及行之旣久念念皆不自欺則内之存養者已熟而凡人倫日用何念不誠何德不明又何身不修知此則知萬理統於德明德之功統於誠意吾所謂明德以誠爲本仍是夫子修身爲本之義非有二也若不知立誠則一切皆僞内而格致誠正外而修齊治平尙何從問津也哉

附解聖人以大學之道示人蓋欲人身體力行非徒

口耳記誦作文字觀已也前聖經一章已是委曲詳盡曾子恐人未知用力之要且夫子曰修身爲本而主身者心心生於意意不誠則修身之功無從托始又心與意之分甚微誠與正功效迥別必當分析言之家國天下雖本身而推施爲各別不爲剖析亦難知其要義故特舉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重爲繹之以其義理功能誠有不可概同者此傳之所以有五章也前人不知止至善是入手要義故於致知格物本末始終先後之說一切皆謬而私心臆測竄易原文爲之補傳學

者不身體力行乃以爲時文之用喜其枝枝相對
葉葉相當有從事大學者不知淸其源而但以博
識爲致知持守虛靈爲明明德今若不辨正求無
罪於前人不有罪於孔子曾子乎且何以得所致
力修身而齊治均平也夫人身亦藐然一物耳聖
人何以配天蓋得天之正理正氣而後成人正理
正氣者何在天曰太極太極之靈其名曰神大哉
乾元氣也理也宰之者神也人得其正而爲性卽
謂之德但得天地之渾然者在未生以前故孟子
曰性善及其生也九竅開而七情擾是以有道心

人心之分故孔子曰性相近謂心即性即德乃禪學耳天理本純粹無疵何以要明德具於心而有道心人心人心者後天氣質之靈非先天純一之性也明明德者先須得宅心之所天地之生物也非物物而生化之氣聚而理凝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所在即天地之中也萬物皆天地所生而人為最靈正以其獨得天地之中氣此氣渾然粹然是氣即是理非有生以後一切凡氣可同先天受中之時性命於以生百骸於以肇明明德而宅心於此然後可以主敬存誠克己復禮此竅空

明不滓一切氣血之累俱不能入在人身爲太極
之所故曰至善知止則收放心養浩然靜久而先
天之氣來復故曰有諸己也但人生氣質之私物
欲卽因之而入靜時不免紛紜動時安能省察故
須格物物物不特外物凡念慮不正象由心生者皆
是故孟子曰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夫子言知止
卽是靜存之功誠意者動察之道也明明德之學
不外靜存動察夫子於知止已詳於動察未詳曾
子故特釋此義但誠意祇是於已發愼其獨知必
先有靜存之功然後知其動而誠之曾子先言必

求自謙不可自欺重言愼獨並言誠意之效下文
乃就夫子所言一一詳繹之雖意重誠意而實並
致知明親止至善皆發明之前人不得其肯要所
以疑其繁複而改竄之也今且就各節申論之〇
所謂誠其意四節首節正說不自欺方能自謙次
節反面言自欺情狀先一正一反說明當愼獨之
意而後以嚴字惕之勉之曾子曰三字如舜有臣
五人章先案後斷入孔子曰又如游俠傳先言大
意後入太史公曰此文法之常也前人改竄原文
致曾子曰三字橫梗其中文理難通遂謂曾子之

意而門人記之但引曾子此數言耳然他人之意如何便可據以立說十目十手諱言天地明神謂己所獨知即不啻人知如此說嚴字既不悚切且畏人知而不敢為惡仍是小人之心也弊由不知天地人神本一氣相通夫子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一言如何便可動天地某之禱久矣夫子豈常常禱祀乎亦不過言行心術處處天理久而天亦鑒之故曰知我其天帝謂文王予懷明德帝從何而謂文王亦祗是德極其明則心之理即天之理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

夫子引以言鬼神矣而後人反之不過恐人求諸渺冥不修實德然修慝者必畏天命鬼神止是陰陽之靈隱微所思人不知而天地知之天地即陰陽也敬鬼神即是畏天命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以此修慝以此慎獨非世俗媚禱之說不明天人一理人神一氣之義此等書何以明耶即潤屋以喻潤身身如何潤孟子所謂充實之光輝夫子曰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睟面盎背亦此意但此身中景象非外人所能知曾子即人所易曉以言故曰潤

屋體胖胖大也詩之所謂碩人心廣之人形神俱泰記曰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故胖字作豐碩解亦可然不可執形體以盡之讀者當善會○瞻彼淇澳二節誠意之義上四節已明曾子恐人誤認謂誠意便了明德之事則夫子許多言語又作何解故引詩詳悉繹之致知格物誠意等義皆即詩言該括因詩說到民不能忘恐人疑求民之信不是聖學且或民未能知而德已盛者又作何說故又引詩言文武以證實之賢親樂利祇是己德已明自然之功效文武然凡明明德者何獨

不然如孔孟無文武之遇矣而後世莫不尊親即
不忘之事也明明德者方爲學時即並親民無衆
寡無小大無敢慢不特謙能自益而凡物理人情
皆積久周知矣達而在上萬姓歸懷窮而在下教
思無疆而在上尤易見故民不能忘非明明德外
之事盛德至善言明德而即以夫子至善二字代
明字以明之之功在止至善也明德之極亦不外
止至善而深造堯舜禹明德之至者也而相戒以
允執其中夫子繫艮止曰思不出其位曾子德幾
於聖故言之精密如此切切勿誤認○康誥曰至無

所不用其極一節特解夫子言德須明與明而又明之意明字本於前聖書言聖人皆能自明克明顧諟天命克明峻德非具一番至誠不息之功安能如此曾子以誠身之學承孔子之道覺聖學無處不當以誠故其言明字亦如此解不但釋誠意已也其必引三書者克字顧諟字峻字該括明德始終本末功夫在內愚正解已明學者身歷而次第深造乃能知之不然止作文字觀則曾子苦心隱矣湯盤以下止是解明而又明之義新卽明字替身苟日新三句中便有誠字在日新不已明乃

益至明而又明便是自强不息之義故又引作新民作振興奮發也此即至誠無息之功如此而後德明德即天理文王德與天同故命亦新極德極其明無所不用萬事統於此也後人不知德即天理明德者猶未必能治民改親民爲新民未踐大學實功而妄改聖賢可怪矣○邦畿千里至止於信節夫子言明明德在止至善且申言知止之功效而曾子標誠意釋明德並不及止至善將使人但知誠意而不知止至善其源不清其流不潔意之紛紜者既多念念而克治愈治而愈棼終身無

定靜安時不特人畏其勞亦且學無其本矣故申言知止至善之義先喻以邦畿萬國統於一尊猶萬理歸於至善次言人不知止則烏之不如後乃以文王之敬止證實之敬兼內外而外本乎內非天理純熟此身血氣之私全無不能敬止也靜而致中漸至於大化聖神動而致和自覺其耳順不踰矩緝不息熙光明以此二字形容穆穆之德有實境非虛幻也惟至誠故無息而天性洋溢有莫知其所以然者此時已毫不待於勉强而猶必以敬爲止者何哉德已造於穆穆心卽通乎帝載不

必強持而自然安止身與道一氣與天合不言敬而自敬矣堯舜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子欲無大過不知老至不敢一毫自恃卽敬之意至於動而泛應從心不踰其謙謙翼翼亦未嘗一息忘敬豈猶夫人之敬哉故仁敬孝慈在文王則不思不勉而中在學者則小心體察而行舉五者以該百爲明止至善功純之候乃能內而緝熙外而敬止前人將止至善盡說向身外令學者逐物而求不返諸身心放心不收天理從何而養愈廣博愈紛亂安得所謂至善而止之此明德體用之學所以

鮮能也後世三教分門互相菲薄其實眞知至善之所者百無一二佛道之高明者雖知而不敢明言廣爲譬喩儒生以爲異端而入手旣錯終身困於境物寂守雖專防閑雖密無奈此心浮動總不能渾然無欲粹然至善前賢以爲認賊作主蓋旣以後天之心爲性則本原已非又所以宅心而養性者不得其所故不能希聖希天而仲尼之上律下襲四時錯行日月代明等語俱不得其實際矣安可不反復而明辨之〇子曰聽訟一節上文言誠意而並及於明德止至善並親民格致等義皆

兼及之已無餘蘊矣但夫子言大學之道本末並終功效悉具而總結之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曾子又標誠意爲要恐人疑爲夫子修身爲本外添設故引子言聽訟之義見修身者德明德明者至誠之至誠至而成己即可成人不誠者皆化而爲誠蓋修身祇是誠身而已人能知誠而實踐之身乃能修知誠仍是知修身即夫子使無訟意可以曉然故結之曰此謂知本後儒未行大學實功將夫子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二句删去另補格物一章致學聖無從致功豈知孔子曾子止是教人

動靜交養內外兼修久之而立而不惑以至從心不踰矩此爲身修之實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誤解而使人必物物窮理故不特誤己亦將誤人愼之思之前人所言不悉辨辨其一二愚非力反前人特發明聖人之實庶將來有所致力耳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忿弗粉反懥敕値反好樂並去聲○朱子曰忿懥怒也饒氏曰忿者怒之甚懥者怒之留愚按身謂氣質七情亦性之用而氣質所困易失其正誠意之後心專於善矣而氣質之

心感物而偏則足以累清明之體而道心不得其正有所情爲物役也此此言身之有欲足以累心如此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乃正言正心之功心本易動惟止至善之久而性定則心亦不動凡非禮之來見如不見聞如未聞不必御之自不能入與誠意之待克治者不同曾子卽易見者以言心正之狀非屏聰黜明强制其心也此謂

修身在正其心此謂修身在復性之後又加涵養至於不動心乃自然而正不爲氣質所累矣

右傳之二章釋正心修身乃知止誠意動靜交養而不動心也

貫解曾子謂吾言誠意爲明德之要而並及於明德一切功效然則能誠意者應無患身不修矣而經

言又言修身必先正心豈意非心乎誠與正又何以不同蓋誠意之久而私偽日去善心日增心之所發已不患不正矣然而心在有生以後陽中含陰此身秉父母而生感天地氣化又不同則先天純粹之性困於氣質已非未生以前本體若習染再偏則氣質日深義理日少倘何以修身故誠意者慎其發者雖嚴而養其中者未至斯義理之心不離氣質之累即如不合於心而爲忿懥苟平情自反惟求無愧於心何難覩如無有而不能然則不得其正矣有如恐懼亦理不勝欲自反而不縮

內省多疚乃有所恐懼有如好樂苟不以禮節情則遂爲所惑沈溺其中有如憂患亦平生多咎又析理未精世情得失之見不能渾忘故生憂患四者人之常情也以爲心之用不可無而不知氣質之累所生未至於純一則此身之陰私必不能化而四者之心卽執滯偏任不得其正矣故大學之教必由知止之久內養已純誠意之久發皆中節則此身純乎一元之理氣一念之私百骸之垢皆蕩滌無存而心正矣由是忿懥四者不必強制而自當乎天理蓋強制其心者明德之本體未全卽

身中之陰滓不淨性逐情移心爲物役矣安得爲正心正心者其德已明身無私垢心自然而不動於欲一有所見所聞如水投石自不能入試觀常人非有正心之學也而心不在其物則視亦不見聽亦不聞食亦不知其味況正心者天定理純人心悉爲道心凡非禮之來自然視如無物如此而身有不修者乎此謂修身在正其有覺之心然後意之所誠皆本於心之所含此身動靜語默莫非天理之流行矣○愚嘗示兒輩此章松文梠文椅文作而曰柳下惠坐懷不亂虞舜敝蹝天下所謂

心正者乎應之曰然

附解心之發動處爲意意誠則心宜正矣而經又云修身在正其心豈心外別有意哉蓋大學之始教人窮理以致其知知其善矣卽於念之動處實好其善實惡其惡然止是於心之動處愼所獨知至心之本體內含虛靈之用虛靈之用非可無也但旣生以後氣質之欲太多苟未能知止以養其源誠意以愼其動則此身血氣之私牽引外至之緣而心不得其正矣心在先天渾然者卽是性是心之本體也旣生以後有此血氣之身卽有七情之

擾而知覺運動之心非復先天渾然之心爲其緣氣質而生故以爲身有所忿懥非心字譌爲身字也人身得天之理本無駁雜而身之氣以成形者厚薄淸濁迴異所以有生安學利困勉之分明明德者明其先天之性而已性心之體心性之用用不離體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人皆有之體不離用故靜存動察必心爲之但性本無爲而心有覺覺則動動則妄妄則僞而雜平旦之氣因而梏亡矣誠意者能制於動而無以養其淸明之體則氣質之心牽擾虛明之性而心不正矣心不正身何

以修故曾子特標明身字見七情之偏身所以不
修而正心之功非徒省察克治可了必由致中致
和久而能不動心然後有覺之心悉聽命於無爲
之性自然非禮之來視如無見聽如無聞聖人所
以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者以此此謂心正而身修
也知止誠意孟子集義養氣之說在其中先儒知
十六字爲聖學力持其心久久亦能不動然實告
子之學而已故符離喪師安睡不動謂爲不動心
而范滂夫女亦能不動心朱子覺其不安故補格
致傳謂必窮究事物之理乃可齊治均平然明明

德之功動靜交養本末交修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內外一時並到夫子告顏子爲仁仁卽明明德爲仁卽明明德知止之功具焉其目在視聽言動制外所以養中養中方能制外戒其非禮卽誠意也致知不是事物之理盡知祇是日用倫常一言一行一動一靜必審其是非其功則學問思辨是也知之卽誠而行之是爲篤行行亦不但行事由一念以及於念念由一事以及於事事惡則克治善則擴充誠其所知而已故致知誠意不分兩事意卽心也而分言之則心是本體意是發動處誠意者

能治其動矣至心之本體欲求渾然天理則非愼
動可了故曾子又明正心之義道心理也人心欲
也欲此心純乎道心無有人心非知止誠意漸造
其極安能復還天命之性夫子三十而立七十而
後從心不踰則人心莫非道心矣心純乎理則一
念可以通於天命而此身之美大聖神上律下襲
因之聖人之身不同凡人之身豈非由其心皆天
命之理哉前人第知心爲身主不知心有後天先
天之分孟子言耳目之官不同於心之官人心氣
質之靈道心即是德性故心正者身然後修知告

子之不動心何以異於孟子則知心之所以正身之所以修而天下平亦不外此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卽此章心正身修之義而曾子謂夫子江漢濯之秋陽暴之發明聖人心象亦該此章特實踐者少故人心道心所由分與其所以合千古不明而孔曾思孟之言亦難以得其會通矣識者詳之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

其美者天下鮮矣○辟讀爲僻惡而之惡敖好並去聲朱子曰人謂衆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身修則自反無惡矣而施之於人自恃無過好惡已陷於偏故歷言五者之情以見知好知惡之難如此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苗穀之始生者引諺以明辟之爲害不察其惡故偏好竟忘其美故偏惡類此則身不修故下文直指之

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承上莫知而言好惡一偏身即不修不可以誠正自恃也

右傳之三章釋修身齊家

貫解上文言修身在正其心則正心之後身可以修矣而經言齊家必先修身似正心之外猶有修身之功不可以不釋也所謂齊家在修其身者非正

心之後身猶不修特心雖正矣而心之見於好惡者或自恃其正而不加察則必有偏而身因以不修夫正心者當好而好當惡而惡一家宜其勸善而懲惡矣而未必然者自以爲好惡之當而實已偏於好惡故身即不修家即不能齊如一家之中宜親愛者多矣然親之愛之並其言行之失皆姑息優容則辟矣亦有素行不端勸懲無術爲所賤惡者然苟猝德改行固當不念舊惡即或一端可嘉亦應略短取長而或不然則於其所賤惡而辟焉若夫父母兄長之屬所宜畏敬也然事之以道

非義不爲有過則幾諫多方關弓則垂涕而道若一於畏敬阿順反爲不孝不弟而或又多辟焉至於貧病孤寡一家之當哀矜者常有然體恤雖周功過宜明苟因其可哀可矜而優容長惡則又辟矣奴婢妻子之屬不必定將以禮貌若敖惰之者然分雖卑而情許自陳人雖微而言有可采不可一概敖惰置之也而或又敖惰而辟焉夫然則雖好所當好家人不服其善善之公惡所當惡家人不以爲罰惡之明非好惡之難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誠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

之惡莫知其苗之碩知子莫若父而偏於所好則
但知其美不知其惡凡好不知惡者類如此苗之
碩亦易知也而責備之過則不知其美非惡而似
惡凡惡不知美者亦如斯好惡之辟是非顛倒如
是家何以齊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也知家
不齊之故則修身者可弗於好惡加慎歟
附解正心後身已修矣但聖人之學一節密似一節
一年深似一年未嘗以自身已修稍疎於一息也
況天理人欲介在毫芒而情之動而爲好惡者尤
當精義入神乃爲全德故卽人情之易偏以明其

概承上文正心修身說來則已修身矣其於親愛
五者好惡自必當理而毫髮之偏便成人欲故曾
子特釋之一家之中不能皆賢亦不能皆不肖若
非好知其惡惡知其美非失之太嚴卽失之太寬
非失之太包荒卽失之太分明故此章辟字較前
章不得其正更深一層身已修而不自滿足一念
必謹無時不敬以仁以義感化一家誼美恩明久
久乃成一室太和之象古今不少明人而家不易
齊然後知曾子之言密也要識得身與家交關處
全在好惡二字刻刻省察刻刻審量施無不當情

得其平則至公至明修身即是齊家之理此豈不知大學之道者所能哉舊解多混入正心章今正明之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家非不可教身不修則欲教而不可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即一家而教國之理已裕人國人也孝弟慈三句正言其實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申言孝弟慈三者必盡其誠而后可以教家引書而釋之即慈可以知孝弟矣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

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僨音奮○朱子曰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敗也承上言誠孝弟慈則仁讓矣國即化之否則貪戾而國亦作亂蓋家國相應之機如此故古人謂一言可以僨事一人可以定國而成教於家者其身不可不端如下文所云也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好去聲○承上文機字言帥天下之仁暴異而民之從亦異是以君子反求其身不敢徒以責人藏身者恕謂孝弟慈實踐於身恕以待人也喻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本身以齊家而喻於一家即可喻於一國故經文云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

以敎國人天平聲蓁音臻○上文言脩身而本誠恕以行故敎家即可治國第家之難齊首在婦人次惟兄弟故又引詩而咏歎之使人自領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敎國人宜兄弟之道恩義兩盡而已然能宜者有幾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忒差也儀不忒忒純乎禮度也父子兄弟足法法所該者廣蓋三詩之意各有所主而曾子引之則欲人愼於夫婦兄弟之間而自盡其可法咏歎無窮之旨其亦以詞有難盡者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承上三詩言無所不宜可以爲法斯家齊而國亦治此謂治國在齊其家非空言家國相通而已

右傳之四章釋齊家治國

貫解經文所謂治國在齊其家者何哉家者一國之準也苟其人身範不端其家尙不可敎而能敎一

國之人者無之是故君子不出家庭而所以敎國之理已自一家成之非强也家之中有親孝所以事親而推之於國卽所以事君而忠者也家之中有兄弟所以事兄而推之於國卽所以事長而順者也家之中有幼慈所以撫幼而推之於國卽所以使衆而惠者也是三者皆一家之事而一國之事卽在是欲成敎於國者豈外家而求哉但孝弟慈之事無窮貴實心行之懇惻周至而後可以敎家試卽慈幼一事言之康誥曰保民如保赤子夫民與赤子相違矣且民情可見而赤子無知以無

知之赤子欲得其情固已非易乃保赤子者心誠求之以慈愛之衷盡撫摩之道雖未必悉中然於赤子所懷不遠矣所以者何慈愛出於至誠雖無知之人亦可洽其懷抱天下之人固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其愛眞則其術悉是故書言保民如之則國自可治慈者所以使衆不即此而可知乎而孝弟亦可類推矣齊家者果於孝弟慈之道心誠求之則愛無不周而一家可以仁矣將見一國即興於仁敬無不至而一家可以讓矣將見一國即興於讓如其不然則不誠於仁必貪不誠於敬

必戾一家如此一國化之亦必作亂蓋事著於此而應捷於彼其機如此此古人所以謂一言可以僨事一人可以定國正爲其感應之速不容毫髮苟也不然而何至一言卽僨乎事一人遽定乎國哉觀之往昔堯舜帥天下有國者也其帥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亦有國者也其帥之以暴而民從之夫桀紂卽不仁其帥天下豈不以仁令之哉因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之動民以實不以文雖己有求人非人之責然必孝弟慈之道實有諸己而后令國人以善不孝不弟

不慈之事實無諸己而后責國人以不善於己則惟恐有失於人則不遠相繩所謂恕也若所藏乎身者不恕而能使國人喻其意自古無之故治國者在本身以齊家不當遠求諸國不觀之詩乎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夫家之最難化者婦人也古之王者莫不正身修德資於賢配故女子能宜其家人而后正位乎內正位乎外可以敎國人也不特此也夫婦爲人倫之始而手足實父母之遺詩云宜兄宜弟夫兄弟不必皆賢好惡安能一致能宜者則必恩義兼盡誠悃

素乎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也然婦人兄弟
俱宜而有家者修身之學未至言行動靜稍有瑕
疵父子兄弟即得而指摘之詩云其儀不忒正是
四國夫儀之不忒非爲欲人取法而然也即父子
兄弟亦未必皆賢然而我之儀可以爲法即父子
兄弟不盡法我而我自足爲法一國之人近者信
從遠者向慕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詩言之義如此此謂治國在能齊其家觀於三詩
所云則非但自謂身修即可齊家而治國也
附解大學之道以修身爲本身修則家可齊矣雖然

齊家之難非但吾身不修之難即自身無愧而一家之中長幼內外賢否不一嗜好各異齊其不齊者以歸於齊必本誠以行恕仁讓交孚而後可治國之道多端然其要不過以誠相孚以恕相體而已孝弟慈者人心之公理而齊家之大端一家如是一國如是則齊矣治矣三者本家國共有之理但當以誠行之乃能各盡其道故首節懸空指出家國相通之理次節引書指出誠字蓋能心誠求之則無不可事之父兄亦無不可敎之子弟而仁讓自然相孚仁也讓也雖至疏逖之人無不可感

化而一國之興仁興讓又何疑焉其機如此此言㨿
應之速一言僨事二句古語正謂機之所動不可
稍忽也家庭骨肉之際素志相契而一言啟釁隙
之媒未必其人之非賢者雖麟官禮之治端自宮
闈而天下仰神明之德何待賞罰之密而後能然
此節承誠求說來極言其感應之速舊說欠明保
民如保赤子是慈者所以使衆之明徵而孝弟可
知獨以慈言誠求者人情慈幼之誠每倍於父母
故即此形容之虞舜之孝也惟知有父母故棄天
下如敝蹝亦惟知愛弟雖象日欲殺兄而渾忘如

此之誠孝弟始爲克盡而天下有不聞風感歎者乎其機如此直應轉首節其家不可教二句惟其理本無二是以機爲甚速恕字已藏在此節内下文始點出耳治國者本有求人非人之責但道宜自脩不誠於孝弟慈不可也謂己能誠而遂責人之從亦不可也故必以恕行之結之曰故治國在齊其家大義已明但家之不齊每由於婦人與兄弟必皆有以宜之欲其皆宜而己言行心術不足爲父子兄弟法則家亦難齊引詩而反復咏歎之蓋以婦人兄弟之宜爲甚難父子兄弟足法爲非

易修身而從事於此者乃能深知其情事古今來家庭之間不修身者不足道矣而能修其身家人婦子純乎仁讓者亦不多得曾子三言而后可以云云咏歎流連所望於天下後世者深矣足法足字最當玩自古聖人如堯兄舜弟盜蹠之類其兄弟何嘗法之而聖人自足為法故天下亦法之但自返必誠必恕不可謂我已足法耳抑愚嘗言古人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心性之學無人不講故知天倫之重者多雖賢否未必一致然涵濡變化君親師之教化有以裁成之則不肖之徒亦多革面

後世禮樂衰微天良日薄如蘇季多金漢高伯仲不復知此章爲何說矣有志治國者若不從大學之道又烏知家人婦子間有禮樂教化之事哉講章多以曲說晦本義今特疏之始不負曾子苦口婆心耳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長讀上聲弟去聲倍與背同絜胡結反○老老長長自愛敬其親長興感動奮發幼而無父曰孤不倍一親愛之絜度也矩所人爲方之器承上章治國而言一國之人心即天下之人心但天下較國廣遠風土人情不一必以同然之理揆不一之情狀如以矩度木而成器也

所惡於上毋以使

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惡先並去聲○天下之人情風俗不一必絜其好惡以理斷之適得其平絜矩不外好惡而惡尤易見其眞矩無定而絜有定故卽上下前後左右以形其狀此之謂者言必如是而後爲盡善也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愼辟則爲天下僇矣樂音洛只音紙好惡並去聲下並同節讀爲截辟讀爲僻僇與戮同○只語助辭節喩其高巖巖喩其危師尹周大師尹氏具俱也辟偏也申言絜矩之道在於以民之好惡爲好惡天下之大風氣異齊民生異俗而好安全惡危亂同也如父母之愛子必同其好惡而

又不失乎中正則民亦父母之否則徒以威民不公好惡如尹氏所爲則必爲天下大僇甚言不絜矩之不可也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喪去聲儀詩作宜峻詩作駿易去聲○朱子曰師衆也配對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也引詩以明上文之意配帝之德由於公好惡喪師之故由於辟好惡是故民心卽帝命所憑得失之分天下之平否視之矣儀宜同道言也

是故君子先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承上言絜矩必本於明德是以君子必先愼德德愼而民歸之版圖式廓財用充盈言平天下之實如此也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愼德以絜矩而民歸財足乃自然之效也然君子則惟知有德非先有求財用之想也恐人不察故特申明本末而深著其爭奪之害戒人不

可聚財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悖布內反○引古語以證之悖逆也言且不可悖而況財貨乎故財聚即爭民施奪也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道言也內本外末為善否為不善善不善而天命得失分焉君子所以必先慎德而不以財為務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朱子曰楚書楚語舅犯晉文公之舅狐假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為公子出亡在外事見檀弓楚書言寶玉不如寶善舅犯言寶國不如寶仁親引以明不寶財用而寶善與仁二節承上引起下文用人也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

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朱子曰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尚庶幾也媢忌違拂戾也殆危也君子自慎其德尤必用有德之人天下非一人所能平也故引秦誓以言有德無德者之情狀起下文好惡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好善惡惡民之公心也絜矩之而去小人以安君子民心乃悅迸猶逐也放安置之流則逐而不反仁人卽慎德之君子末三句古語也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遠去聲命當作慢○承上而反言之好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是不能絜矩由不能慎德仁人則至明且至斷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

菑必逮夫身菑古災字夫音扶○拂逆也又言好惡反乎民心者必害身以見仁人之好惡當法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大道好善惡惡之道也忠盡心愛敬信至誠倚任驕泰者反此得得賢人也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上文言好德不好財好賢惡不肖平天下之事已詳然財者生人之命平天下者不爲一己聚財豈可不與天下生生財但生財自有大道而非聚財比耳故特詳之之衆寡疾舒要在隨時立制民生永賴不失聖人之意而得中正之宜惟有德者能之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申言生財大道惟仁者能之不仁者反是財發身財散而身安身發財財聚而身亡卽上文而甚言其害也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又言藏富於民未嘗無財而仁治於

民民皆勇義故內本外末者非不必用財而空言平天下也一理也上愛下則爲仁下愛上則爲義孟

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甯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畜許六反乘斂並去聲○朱子曰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畜馬乘士初試爲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引此以明好義有財之意有國者以天下爲家能好仁以惠下則民皆忠義百姓足而君自足何事任用賍人營利爲也盜臣損己聚斂剝民故甯有此無彼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長上聲○中言聚斂臣之害見好賢惡不肖同民好惡而則國亦安懲小人之害則必以義爲利

而忠信好賢財絜
矩之道乃盡善也
右傳之五章釋治國平天下○凡傳五章推明孔
子之意而始於誠意蓋誠意而後可以進德誠其
所知之善而體之於身則德明而人亦應之正心
以下又自其謹於已誠之後者言之功益密而設
施益宏其道所以大也
貫解經文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何哉天下雖大
一國人之所積而推也民猶是民則心無二心特
患治國者一國之人且無以得其情則天下又何
論也誠能以孝弟慈之道治國以誠以恕則上方

老老而民已興孝上方長長而民已興弟上方恤孤而民已不倍感應之機不爽毫髮如此天下之大其人倫日用道不外此而風土民情異宜異俗必審愼周至不必盡革其舊無不咸協於中是以君子以人心同然之理爲矩絜度天下務使之各得其平而道斯起也何謂絜矩人情是非之良惟見於惡者爲最眞試卽惡以言之不合乎理者人心所同忿也所慮者施諸於己則明施諸於人則昧絜矩者以己度人無處不得其平如所惡於上我者非禮凌虐之類則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我者

欺僞不恭之類則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我者壞法
貽害之類則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我者侵越不恭
之類則毋以從前所惡於右之礙左則毋以交於
左所惡於左之妨右則毋以交於右要使身之所
處上下四旁各得其平此之謂絜矩之道卽所惡
而所好可知矣天下雖大民情豈能外好惡哉詩
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夫君子也而何以父母之
蓋以其能絜民之好惡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
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也平天下者以己之好惡
絜民之好惡則雖殊方異俗皆有以安全養敎之

民志洽而民風亦漸轉移天下平矣否則不特難平天下亦無以保其身節南山之詩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詩人刺尹氏之不平而謂其必危有國者知具瞻之義則知臨民不可不慎苟不能絜矩而辟於好惡則必爲天下僇矣天下者積衆而成至於爲僇則國於何有故文王之詩云殷之未喪師其德克配上帝而其後遂至爲僇有國者儀監于殷峻命不易蓋言殷未喪師之時能絜矩而得衆其後不能絜矩而失衆凡有天下者之得國失國胥視諸此矣是故君子知

絜矩之大端無過好惡好惡之能同民必由明德先愼乎德以爲平天下之本蓋德者民心之公理故有德者民皆好之而有人有人則四海爲家此有土有土則正供無盡此有財有財則府庫不匱此有用一有則無不有絜矩之道豈不原於愼德哉乃或以爲財用民生所利賴有天下者必有財而後可聚人不知君子之愼德初未嘗有得財之想也特有德而效自如斯若以財用爲重則非所以愼德蓋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平天下者非無財之患而無德之難苟外本內末以財爲重則民亦

務財不知向道是爭鬬其民而施以刦奪之事是故財聚則民必散財散則民必聚此盛彼衰自然之理也古人有言言之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之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誠以天下之所爭在財人主不可更以爭導之康誥曰惟命不于常蓋言內本外末而善則得天命否則不善而失天命天命之得失視乎重德與重財有天下者其可不慎哉此意也不特慎德者知之即常人亦有能言之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蓋言有財用不如寶善人也舅犯有言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蓋言得國而有土不如仁親也平天下者不寶財用而寶賢臣賢者有德仁卽德也此二節承上起下蓋內本外末固必由愼德而有德之君尤需有德之臣臣之有德無德不易辨也惟秦誓言之甚明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若無他技者然其心則休休焉其如有容焉有容之狀若何人之有技也若己有之惟恐用之不盡其才於人之彥聖也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蓋其心實有見善如不及之誠故休休容善若此以能保我子孫黎民人主用之尚亦有利哉若夫人之有技而娼嫉

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此其人蓋私意
充塞與善爲讐實不能容他人之善也若或用之
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此書於賢不肖
曲盡其情狀夫好賢惡不肖固天下人之公心也
而小人尤易敗德非愼德者不能辨別惟仁人知
媢嫉之人專利誤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古人
有言能愛賢人必能惡惡人此之謂也好民之所
好惡民之所惡安得不於賢不肖愼之彼世之人
或見賢矣而不能舉卽或舉矣而不能先則爲好
善不勇而命也見不善矣而不能退卽或退矣而

不能違則爲惡惡不嚴而過也民所好者賢所惡
者不肖不以仁人爲法而任情用舍甚至好人之
所惡惡人之所好則賢不肖顛倒是謂拂人之性
菑必逮夫身以其不同民之欲也是故愼德之君
子有用人之大道必盡其忠信而篤其信任任賢
勿貳去邪勿疑則得人以共平天下反此而驕泰
自恣則賢人解體宵小干進失用人之道而召亂
然則內本外末豈不貴能好賢惡惡哉君有德臣
有德而有人有土有財用更復何疑雖然財不自
生也愼德之君子雖不重財用而未嘗不爲天下

生財特其生財自有大道非如無德者之聚財耳其道維何天地之生財無盡然不能不賴於人功必也生之者衆自三農生九穀以及園圃虞衡藪牧之屬皆爲之經制而各使之盡其力由是爲之節度自宮府膳修以及百官廩祿民間饔飱悉無得侈靡以恣口腹食之者又寡財出於天地時不可違工亦不可緩在爲上者有以導之必也爲之者疾自耕耨種植以迄百工造作毋得失天之時違地之利而財乃可以日生用之者又舒君上清心寡欲儉薄自持而由是制爲禮度自朝廟以及

於里巷各有其分各有其節無或靡費奢蕩以道禁令如是本末交修源流備飭則財恆足矣是故仁者非不用財第其以一人養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生財有道天下豐美而身安於泰山是爲以財發身不仁者不知內本竭天下以自奉不復計萬民之身家生財無道貪婪聚怨而身危於纍卵是爲以身發財然則生財之大道君固仁愛天下而後然非爲己也然君民一體未有上好仁以惠其下而下不好義以敬其上者也民既好義則愛君如己視君事如己事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

終君之事則必報君之仁而惟正之供娟玆之誠
凡可以謀君之安者無所不至未有府庫財非其
財者也平天下者誠有仁天下之心何患無財哉
昔孟獻子有言財者天下之所同欲不宜專私於
己如畜馬乘矣則不察於雞豚至伐冰之家則不
畜牛羊蓋受祿愈厚則視利益宜輕況百乘之家
豈可畜聚斂之臣乎蓋聚斂之臣剝民以自肥罔
顧民瘼與其有聚斂之臣甯有盜臣盜臣不過攫
己之財而已聚斂之臣則朘民脂膏爲害非淺獻
子之言如此此謂國不以專利爲利以民皆好義

爲利也愼德之君所以必用有德之臣正爲其同此仁民之心若盜臣一不加察而誤用則必致亂從來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聚斂之小人導之矣彼有天下者不知其爲惡而善之使佐國家不知小人之使爲國家惟知重財不恤民生必至上干天怒下結人怨迨天菑人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聚斂之臣爲禍如此此謂國不以好利爲利以好義爲利也平天下者愼德以爲好惡之原好民所好惡民所惡而又得賢臣助之則小人不得售其欺天下皆得享其利絜矩之道全而

平天下之化洽矣

附解自古至周諸侯皆各君其國各子其民特禮樂征伐統於天子天子所治特畿內耳故曾子言治國而又言平天下且治國之理固即平天下之理然國近而天下遠國險而天下廣風土人情美惡異狀非仁至義盡具有時中之德不能咸協其宜故有絜矩之道絜矩只是一個平字平之云者非但以有德便可施化必審其物宜與其民俗可因可革變化多方使民服教畏神而無驟革强致之跡所謂以善養人日遷善而不知此中妙用難以

言盡故以上下四旁繪之所以絜矩不過同民好
惡但民之好惡亦未必皆當惟人情是非之天良
見於惡者恆貞故以所惡言矩孔子不欲勿施之
義如斯而以上下四旁喻天下事勢之不同下乃
承出好惡同民得則爲父母失則爲僇辱三引詩
而釋之以致其丁甯然大學之道本明德爲推能
治國者已是能明德者何至平天下而又不公其
好惡特恐不慎耳堯舜禹相戒以危微孔子自言
無大過卽此慎字意能明德矣而一息不慎則德
亦昏好惡之本已失故承之曰君子先慎乎德此

一句中該括前數章在內因已言故不復贅有德
此有人民皆父母之之謂有人此有土得衆則得
國之謂又推其效於財用蓋財用者天下之所恃
以生聚也但本愼德而有之則爲自然之財而民
心所歸天地亦呈其美利不愼德而務之則爲橫
征之財而民心所忿國家亦危如壘卵此最理欲
關頭興亡圭臬故下文緊接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以著其大戒財聚節與爭民
句連爲一節詞義較明貨悖一節引成語以實爭
民施奪之義兩是故語氣相承各訓傳解多混引

康誥而惕以天命與上文引峻命意神迴氣合引楚書舅犯言二人且知內本之意况愼德之君子祇是足上文之意耳秦誓以下乃以好賢惡不肖言用人之道蓋好惡同民事非一端而好善惡惡尤民心所同夫子言舉直錯枉則民服人主以任賢爲第一要好惡之得失而民命國脈安危分焉故特引秦誓之言顯著美惡情狀而言惟仁人始能用賢去不肖仁人卽愼德之君子也自其修己言則曰愼德自其愛人言則曰仁人用賢不勇去不肖不嚴卽不得爲仁人好民所惡惡民所好則

爲拂人之性身必受菑而以忠信驕泰結明用人之道如此則好惡同民而君臣同德天下平矣是故二字緊承用人說舊解支離忠信非愼德不能驕泰卽愼德之反用人之大道亦由愼德而出語雖不同義實無二道理至此已明因上文言內本外末恐人疑平天下者不須財則於理不合故特補出生財之大道而言仁者爲民生財曲盡其道特不私財於己耳生衆食寡四句該括周禮全部朱註引呂氏言已得其大要但時勢不同要在隨時處中不拘一格呂氏微有罣漏故弗述之言生

財而以仁者言明生財乃仁民之意而上仁下卽
義亦不慮無財然則內本外末非置財用於不計
乃公財於天下卽以德仁民之實事上不好利下
必好義好義則民財皆君之財從其有財之後而
溯其原由君子以義感民利卽在其中似以義爲
利非君子果以義爲利也引獻子言以明有國不
可用聚斂之臣以有國本不必憂貧而但當好義
長國家節乃言聚斂臣之害以見以利爲利之斷
不可甚言聚財之弊而戒用小人與上文用人意
本一串且繳歸愼德節非剖理財用人爲兩事也

大學一書次第相銜齊家治國矣何患不能平天下天下非可以一隅之見概諸六合故特言有絜矩之道絜矩二字是曾子特爲此名緣聖人經世理物隨時處中有許多妙用不可一概而論故特爲此名義夫子不踰矩即此也絜矩在同民好惡本於愼德尤必用愼德之臣愼德必不重財聚斂則非愼德義一貫而語須次及耳畜馬乘伐冰之家四句引起不畜聚斂二句彼爲善之即外本內末之人前後仍是一意全章文字雖多祇是絜矩同民朱子曰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是也

同民好惡所該者廣不専利其大者用賢去不肖亦衹是同民好惡舊解不分明甚以理財用人便分兩段尤非前人之當辨論者多茲不具贅第就正文語義釋之如此

四書恆解大學終